

碧 色 的 國

劉 大 杰 編

上 海

啓 智 書 局 印 行

1935

劉大杰編

碧
色
的
國

上海啓智書局印行

糖廣廣
mat janhg

小序

我有一個想將我自己歡喜讀的近代的世界短篇小說，譯出一百篇來，分冊出版的小計劃。多大的意義是沒有的，若是於讀者稍稍也有點好處，而又藉此可以聊補自己的生活費的時候，那就算是我的大願了。

碧色的國，就是這小計劃的初步。德法的兩篇，是曉滄和叔耘兩兄的譯筆，一個強於德文，一個強於法文，我看了又高興，又得感謝。我希望在第二第三……集裏，還有他倆的譯品。

第二集，英俄兩國的作品多一點。書名我想用高爾基的名作二十六男與一女。這是一個世人共賞的名篇。

只要我的自身，沒有旁的變故，我很願意繼續譯下去，繼續出版的。在現在中國的社會，不靠着自己的力量，艱難困苦地去奮鬥還靠什麼？

二九年十月十五夜大杰於日本

目、錄

窮紳士·····	一
一個自願的死者·····	三三
新教師·····	四九
皮外套·····	五九
蜘蛛的絲·····	六九
青柳·····	七七
女教師·····	九五
碧色的國·····	一一一
小少爺·····	一四三
幸福的船·····	一六一

窮紳士

(英國吉辛作)

是吃過飯在客廳裏的時候，大而又親切的女主人加曼夫人，在她的小朋友羅林夫人身旁的一張椅上坐下，歎氣地問出一句話來。

——你覺得丹潑雷君那個人怎樣呢？

——他是很好，不過稍稍有點特別的地方

——呵！他是有點特別，與別人是全不同的。

在我們同下來以前，關於他的事，我就本想同你談談，但是沒有時間。他是我們一個那樣的老朋友呀？我的親愛的丈夫與他是同學——都是哈諾學校出身的。是一個最可愛極其深情的性格的人。在這世上，是一個太好的人呀！我真怕，他無論對於什麼事，都是那樣認真的。我永不能忘記他對於我的可憐的丈夫死時的悲傷。——我和羅林夫人在

談丹潑雷君的事呢——亞喀！

她這句話，是向她結了婚的女兒說的。這女兒是一個安靜而又年輕的人，她那幅溫和的面貌，與她的母親是一模一樣。只是較為聰明，和較高的思慮的沉靜。

『我看他的身體那樣壞，我真難過呢！』威爾夫人這樣回答。

『你知道的，他從沒有點血色，還有他的生活……但是，我不得不

告訴你，』加曼夫人又開始向羅林夫人說。『他是一個獨身者，境遇很好，

——你相信嗎？——並且他孤獨地住在倫敦的一處困苦的地方。亞喀！在

那裏？

——在衣司林敦的貧民窟。

——是的，他住在那裏。我想，恐怕還是最可惡的房子罷，——

一定是很不適合健康的——他爲的，是想接近貧人的生活，和幫助他

們。這不是很了不得的事嗎？他似乎想將他的全生涯都捧給這方面。他除到我們的家裏來往以外，無論那裏，他都是不去的。不是一個高貴的生活嗎！然而他自己從沒有提過他這種生活。我想在吃飯的時候，你們聽了他的言論，決沒有想到他是這樣的情形罷。

『再也沒有，』羅林夫人驚奇似地回答。『他倒是個寡言笑的人——據我推察起來，他對於凸花細工和外國政治，最感着興趣。』

威爾夫人笑起來。『正是這樣的一個人！當我還是女孩子的時候，他時常用凸花細工的鋸子，給我做各樣美麗的東西，等我長大了，他教我『勢力均衡論』。媽媽！他或者還在報紙上作社說呢！不過我們不知道哪！』

——親愛的，在丹潑雷君，無論什麼事都是能行的。並且在他鄉村生活之後，竟變到這樣了。在勃克雪離我們的房子很近，他有一棟美麗的小房子。我真的不得不這樣想，他因為我丈夫的死而離開那房子的。他和加

曼君是那樣要好，從我丈夫死了，我們離開勃克雪的時候，我們全然看不見他了——呵！有兩年光景！後來偶然地我在倫敦碰着他，亞喀以爲他是陷於戀愛的苦惱呢！

『親愛的媽媽！』女兒搶着說，『說這話的，不是我，是媽媽哩！』

『是這樣嗎？是的，或者是這樣也說不定。無論誰總得想着他是爲某種事物苦惱着罷。他捧給一生給窮人的事體，不用說，不過是對這些貧窮的人們，覺到一種憐念罷了。真是一個奇異的人！』

當男客的聲音在客廳的門邊響着的時候，羅林夫人好奇地探望這位奇異的紳士。他是最後走進來的。他是較之中等身材稍稍高點的人，他的肩膀很向前屈着，是消瘦，是不漂亮，步式遲疑，動作羞恥。他的蒼灰色的眼睛，浮着很柔順的表情，在神經質地垂着的眉毛下面，眼睛是怯懦地向這向那地望着。在他的唇邊，漂着一種自卑的微笑。他的頭髮已在稀疏

而變灰色了。但是，他的鬚鬚很厚，這是一種適合比他較嚴厲的外貌的人的。他走進房來——或者說斜入——，他的手總是時開時閉，這樣倒令人看去是很滑稽的樣子。也不能說確實是襤褸，但是總是少光澤欠完善的衣服，使他在男客裏顯出不同的樣子來。接近點一看，可以見到他的黑服，已是好幾年前流行的式樣了。他的裏衣，倒還不壞，不過他沒有任何種寶石，僅僅在他的胸前，關着一粒黑的飾扣，在袖口也佩帶着這同樣的東西。

他坐在一個角落裏，若不是威爾夫人立刻到他的身旁坐下，他就會很舒服似地一個人坐在那裏了。

『丹潑雷君，我不希望我在城市裏過八月呢！』

『不，呵，不，我想不！』

『但是，你還沒有十分決定似的。你一定要轉變一下，我這樣說，請

你原諒。真的，你的氣色不很好。怎麼樣，讓我邀你同我們到六塞庵去好嗎？我的丈夫一定很高興，——很高興同你談歐羅巴的大勢，同我們住兩禮拜。一定！』

『我的親愛的威爾夫人，你真是親切極了。我得深深地感謝你。你這種親切的關心，我真不知道要從那裏說起呀！但是，實在我已經和朋友有約會了。真的，我想可以說我已經實際地……是的，實在，是那樣了。』

他以吹笛子那樣的細聲，像虛弱的牧師那樣的正確的發音，一面這樣說，一面微笑。他委婉地一句一句地說出那種不安的語句來的時候，這種微笑，現在幾乎充滿了淚的表情。並且他那雙長的露骨的手，扭得連指節都白了。

『好的，只要你是離開這市城，我是怕你太忐忑呢！你知道，你的身體不好，於別人是沒有一點好處的。』

『當然是沒有！——噫！這於我是很明白的呀！健康是第一要緊。沒有比身體虛弱這件事，更能妨害個人的事業的。呵！真的呀！真的呀！』

『你的同情是過度了。這雖說與不衛生的空氣全然不同，然而於健康也是有影響的。』

『但是衣司林敦並不是不衛生的地方，我親愛的威爾夫人！請相信罷，那裏的空氣，反有補身體的質素呢！你該記得，那裏的土地是很高的。若是只要能稍稍減去家庭的與工場的煙突的有毒的煤煙的時候！呵！我担保，衣司林敦無論那裏本來是合衛生的。』

在夜會未終之前，稍稍有點音樂，丹潑雷似乎很歡喜。他把頭向後仰着，凝視着上面。音樂停止了一刻，他仍是這樣出神，到底是歎了一口氣，恢復原狀了。

當他離開這房子的時候，他穿上一件不合季節過於厚的外套，把那雙夜會用的漆皮鞋收在衣袋裏。他的帽子是硬氈的，頂有很高。握着一把摺得不好的傘，要到附近的車站去似地，他快步地走出了。可是他的目的地，既非火車，也不是公共馬車。在這佳美的夜裏，他用着慣於徒步的人的步伐調，一直向前走着，從諾丁西門走到烏潑亞基，又從烏潑亞基走到新牛津街。於是通過西北資路，走到班東衛，一直上去，一直上去，終於到了他所說的宜於衛生的地方的高處了。那時已經過了夜半，他才走入一條窄路，蒼白色的月光，雖沒有什麼令人留情的地方，然也是很好地照着。他開了鎖，走進一間做膠氣的小房子。他從口袋裏摸出一枝燒殘的洋燭來，燃着這燭，走上兩層樓梯，到一間後面的臥房。這是一間說是八尺寬只七尺半大的房子。過了一刻，他就睡了。

八點鐘醒了——他是聽了近處的鐘聲，知道這時刻的。——丹潑雷君

以焦躁的急促，穿着衣服。他一開門，門外放有一個盤子，盤子裏盛着一頓再也不能減少的早餐。半磅牛奶，麵包，牛油。到九點鐘，他走下樓去。很斯文地在前客堂的門上敲了幾下，接着房裏發出一句不柔和的『請進來』的聲音。客堂裏是一個稍稍老點的男人和一個姑娘，正在從事普通的裝釘書本的工作。

『早呀！先生！』丹潑雷點着頭地這樣說。『早呀！梭格女士！天氣晴明太陽和暖，真是多麼愉快！』

他好像在一個嚴霜的早上似的，站着擦手。釘書者爲着寒暄，只乾枯地點一下頭。即刻就派一件事給丹潑雷君。對於這件事，這位紳士很熱心地做着。他還在學習這門手藝的初步手法。他終日忍耐地工作着，並且有幾分生成的才幹似的。

以前靠着穩固的投資的利益，過着舒服的日子而有相當名望的勃克雪

地方的紳士丹潑雷君，竟然也到了今日這樣的情況了。他先自入哈諾，後在劍橋畢了業，等到他覺得選擇職業完全是遲了的時候的以前，他老是想着應當選擇什麼職業呢！可是他後來覺得無須這樣費力，就定住在富裕的有聲勢的朋友加曼君的鄉村的別莊的近旁，而過着清閒懶散的生活了。年歲靜靜地流去。他的思想也有一二次轉到結婚問題上去，但是他那種深切的不自信，開始就把他止住了。後來他知道自己是個獨身的命，於是對於獨身生活也就滿足了。若是他能對於別種引誘的迷惑也能看得這般透澈，那就好了。不幸地他聽信了。加曼君，他是一個不斷地談論着投機，公司與優利的人。丹潑雷君並不是爲他自己，他自己的經濟是充分而有餘裕的，他是爲他的嫁給一個不行時的省律師的妹妹，和她的六個孩子，若是等他們走入世途的時候，像小說中的濶舅似的去幫助他們，定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呀！他盲目地信任加曼君，結果是有一天早晨，他知道他到了破產的境

地了，一接到失敗的確息，就昏倒了。

這件事，除加曼君外誰也不知道。他自己呢，幾天之後，一病幾乎死去。加曼君的財產，不像他朋友完全破滅，只受了少許的影響。後來他也沒有對加曼君的寡婦說過一字，除了替他靜靜地整理這件事的律師，和她的孩子再不能得舅舅的幫助的妹妹以外，沒有對什麼人露過半個字。當他的親切的隣家在加曼君死後離開的時候，他也就寂然地不見了。

這窮紳士當時是將近四十歲了。他手下還存着一筆不敢用的資本。若是把這資本投資去的時候，所得的收入，連一個勞工的生活都支持不住的。唯一可能的住居——唯一適合的藏身所——是倫敦，丹潑雷君也就到倫敦去了。他的最少的金錢與飢餓戰鬥的藝技不是一時所學會的。在他開始受這種磨鍊之時，為飢餓與侮辱所迫，有一次曾陷入到那樣的窮途落魄，只好忍着幾分羞恥，給一個熟人，寫了一封請指教與請問接幫助的信。

善意的忠告是如何的無效，社交上的勢力是如何的無力的這件事，是要親站在丹潑雷君的地位上的人才知道的。若是他要求金錢上的幫助，不用說，他會接到一張支票和一些同情的話。但是丹潑雷君不能降身到那種樣子。他試以昔日以爲娛樂的凸花細工來求利的事，也得到相當的成功，在六個月之內，賺到半鎊錢了。可是在他窘窄的收入上加入一年一鎊的期望，並不能大大地使他歡喜。

在那時候，不用說始終是絕對的孤獨的。貧窮是最大的隱者——除非生來就是貧民階級，那是另外的。一個敏感的人，他覺到再不能與人們平等的交際，於是隱於孤寂，還驚異地覺到世人是如何忘記自己的存在了。倫敦是一個隱者的大曠野——這些隱者，有些是自動的，還有些是被逼迫而來的。每當他徜徉於街道與公園，求樂消遣於不要錢的博物館與畫廊的時候，丹潑雷常常看出隱者的同志來。他懂得與他的眼睛初碰着的偷偷